

“散文”这个词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见呢?但是它第一次被我记住,从此在我心里端坐下来,一眼看得见,是六年级的时候。六年级了,要考中学了,王老师给我们讲作文。她念了一篇上海市优秀作文,用她湖南口音的普通话,念完以后,说:“这是一篇用散文方式写的作文。”

她的湖南普通话里永远都是稳重,没有课堂上很容易出现的高音,她既不板着脸呵斥学生,也并不笑得精彩纷呈,她的确像一个日常的母亲。可是她说的这个“散文”,让我一阵明亮,竟然有了一股幼稚的兴奋:我什么时候也会这样写!一个学生,一个人,尤其像我这一类的普通儿童,即使从早到晚坐在课堂里,被讲台上的嘴巴浇灌,从头淋到脚,也不可能总有明亮,兴奋欲动。一个人,耳朵张着,眼睛睁开,听见、看到的,不立即飘荡而去的真不多。所以为什么从小到大的课堂,

本文题目出自《康熙起居注》康熙之口。关键是康熙紧接着这句话说出的下一句话:“不必陈述。”“套语”即套话,务实的康熙视套话如空话、废话,这些话没必要向他“陈述”。

康熙在位六十一年,其务实的特点突出体现于他的勤于政务;尤其是御门听政,不仅成为康熙在位时的一项严格制度,而且细节周到。除了因循或遇大典等特殊情况,康熙几乎每天清晨都要至乾清门东暖阁(或懋勤殿东暖阁)听取部院各部门官员面奏政事,从不间断。他对属下说:“朕与尔等味爽视事,惟恐有怠政务。”又说,御门听政时“朕亦可鉴其贤否”。然而“味爽视事”在春夏时节尚可,到了严冬季,却着实难为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臣。康熙发现,其时老臣们为赴早朝,往往凌晨即起,不胜风寒之苦,遂于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九月,谕大学士曰:“朕御朝太早,各官于三四鼓赴赴朝会,殊为劳瘁。自今以后,朕每日御前听政,春夏以辰初刻,秋冬以辰正刻为春。”这一临朝时间的更改,可以见出康熙对那些老臣的体恤。

但体恤归体恤,该遵行的还得遵行,不可含糊。康熙御门听政,听取下面面奏政务要事等工作情况,就不允许后者说空话、套话。那天临朝,郎中苏立泰向他汇报派往总河王光裕处的有关工程情况时,这位部局级干部开口道:“臣奉旨宣谕总河王光裕毕,光裕奏云:臣本微员,蒙皇上殊恩,特擢受兹重任……”不等苏立泰说完,康熙当即摆手制止他说下去,指出,“此皆套语,不必陈述。尔即将看过河工具奏”。没必要说那么些空话、套话,你只要把具体治河工程情况向朕汇报就是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苏郎中难道忘记了,康熙在治河这件大事上,谦逊地说至少也是半个专家——他不仅多次亲临河工实地进行调查勘察,而且还在平时繁忙的政务中,挤时间查阅多种河工资料,并与治河专家一起商讨。不难想象,如此重视治河政务的康熙,在听取有关这项工作的汇报时,怎么会有耐心和兴趣听下属的空话、套话。

康熙听政不允许大臣们说空话、套话,但是他鼓励后者在政务要事上善于、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。为了打消

哈欠总会连着天呢。飘荡而去的,很多其实都是好东西,甚至鲜艳,但是没办法,还是飘荡而去了。人啊,有时,明亮的真是要看偶然感觉,要看运气,大概还要看那天上午或下午、晚上的天气、温度……谁知道还要看什么?也许大概,对我来说,正好说这个“散文”的是这个王老师,正好是她的高不低的湖南普通话,又正好是要考中学了。

后来我就考中学了。我在考场座位上等候语文卷子。我看见了卷子上的作文题目:《记一个夏天的傍晚》。我脑子里的那个“散文”立即对我说,你可以用散文方式写的!的确是它对所说的。这是多么明亮的时刻!我竟然没有一点儿考试的紧张。我是要考一个很好的重点中学的!我每天都从它的校门口经过,无数次看着它的校门和围墙,朦胧地想着里面的情景。可是我现在却异常清晰和有步骤地写着纸上的夏天的傍晚。我写“自己”在夏天

官员们怕说错的顾虑,康熙一再告诉他们,“部院诸事,朕向与诸臣商酌之”。并强调只有充分听取大臣们的意见,他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断。所以他希望大臣们“凡事事宜尽言。言之而当固善,即言之不当,亦复何妨”。大家在政务要事上一定要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,说对了固然好,说错了也没有关系,朕不会怪罪你们。反之,康熙对那些为求明哲保身,采取缄默不言,或依违随众者,则

严厉批评道,用这些人,如“用一无用之物,于国家何益”。正是由于康熙鼓励,因此不少官员在康熙听政时,不仅敢于大胆直言,甚至在康熙面前勇于坚持己见的也不乏其人。康熙自己就披露过,下属杜立德坚持己见时的“廷诤之状,即与朕抗衡一般”。但是即使像杜立德这样与之如“抗衡一般”,康熙也丝毫没有怪罪。除此之外更厉害的,是有人还敢给上谕“指谬”:“李霁、卫周祚若有所言,亦不让步。张玉书、熊赐履凡有上谕,一字未妥,必行改正,不肯草率放过。”说严重点,

“改正”上谕——这简直就是与“圣旨”过不去呵!可结果也没见康熙拿他们是问。说到底,康熙有一点非常自警:“人主势位崇高,何求不得,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,自然不致差错。便有差错,也会省改。若任意率行,略不加谨,鲜有不失之纵佚者。朕每念及此,未尝一刻敢取逸也。”惟其如此,他才十分排斥属下在大事、要事上讲空话、套话。“此皆套语,不必陈述。”——这话在当今或许也有警策作用吧。

如何把握好大调研机会,找准和解决百姓文化生活中遇到的问题,写好“文化惠民”这篇文章,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总结。加上“反问号”:百姓真的满意了?参加群众文化活动,同样是一次很好的调研机会。在活动结束时,我都会问一下百姓的观后感,但百姓的回答大都是“满意”“好”,很少触及问题根本。随后,我转而问演出团队的负责人:你觉得百姓真的满意了吗?多了一个反问,很快就了解到问题。有艺术团负责人表示,虽然艺术团参加了区级镇级等演出,排演了几场大戏,但团队自身发展提升还存在瓶颈,比如得到的专业性文艺指导还不够,演出质量离百姓的期待还有些距离。

找到“省略号”:同类问题还有不少。“缺少专业性文艺指导”,这显然不



梨园梦

(中国画)

任艺

傍晚的路上慢慢走着,看见的这个和那个,辛勤、努力的下班工人,笑容满面的营业员,坐在家门口的小桌上做暑假作业的学生,开过来的公共汽车,开过去的无轨电车,它们接着和送着人们……都是普通的日常小景象,它们连接成了一个孩子眼里的祖国路上的美好。我这个普通的小孩考生,脑子清楚没有忽略题目中的限定:“傍晚”,于是,写走到文化宫门口,看见演出广告,晚上,这儿将举行一场歌唱

伟大祖国的歌舞晚会,这时,我写:“路灯亮了,夜幕降临,我转身回家了”。在我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写在考卷上的时候,有人进来往教室里喷了香水,清新空气,我整个的心情都被喷得清香!

我是第一个交卷走出教室的。我的感觉怎么会那么轻松。我看见王老师坐在走廊的那一头。她一个人坐着,一条长板凳,她靠着墙,手里抱着一个什么。

我快快地走到她面前。她没有站起来,因为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小棉被。她问:“考得怎么样?”我说,王老师,我像散文一样写的。她让我说说。我就疙疙瘩瘩说了。小时候的我,说话总是疙疙瘩瘩,表达能力最多只能得三分,有的时候也可以得个两分。可是王老师听完我的疙疙瘩瘩后说:“你的作文会得高分。”她的湖南普通话仍旧是不高不低、不急不慢的稳重。然后,她打开怀里的小棉被,取出一根赤豆棒冰递给我:“吃吧,天热。”

我的王老师,她买了一大包赤豆棒冰,全班每个同学一根,我吃的是第一根。我的全班同学,你们还记得住你们吃的那一根吗?那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根!

我考取了我要考的中学,后来我知道了我的语文考分,它很高。

后来的后来,我学习写文学了。我的第一篇作

品是散文诗,第二篇作品是散文,现在写的这一篇也是散文。我写了不少的散文和别的文学,我写的小说里也总有散文般的轻柔 and 弹奏,我做的很多文学演讲,人们也说是散文。可是王老师都没有读到和听见,因为我后来再没有见到她,我只见到过她的漂亮女儿和可爱儿子,我请他们帮我问候过她。很久很久以后,她的儿子打电话给我,说:

“妈妈在我身边。”于是我就和王老师说了话,我说:“王老师,你还记得我吗?”王老师说:“如果看见你,我就记得了!”但是王老师可能也不记得那一节课上的“散文”了。灯光总是不太记得住它亮的时候。

王老师如同散文般地活了九十四年。她给了我“散文”,给了我一个考上好中学的机会,其实也给了我后来的文学路。这样的“给”,如果你看不见,那么就不会认为,就会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,而看得见,那么就知道了它的确就是你的前因后果。散文为什么其实不容易写,小说你可以恣意编,因为散文更要看见!我们从

小到大,每天的日常,毕竟更像散文,这一颗那一粒,要捡起来,仔细看,原来真是有不少的明亮。我肯定,我的全班同学,记得住那一节语文课上的“散文”的不会有几个,吃过的那一根赤豆棒冰也早就忘记。我都记得,所以我经常心里喷香。喷香多些,日子的散文味道也重。

子涵夜话

子涵夜话



层业余文化团队的指导还不够。画好“句号”:完善机制长效解决。找到问题,更要为问题的解决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带着问题,我先后与市文联、区文化馆、街镇文体中心等三个层面进行了多次沟通研究,初步建立戏剧名家基层联系机制,将培训指导等内容纳入名家工作室的量化考核指标中。同时积极联系市文联、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等市级机构,通过开展共建的形式,让市级文艺院团与基层村居帮扶结对,文化共建,经过多方共同努力,3月19日,上海京剧院、上海文广民族乐团等市级院团分别与朱泾镇五龙村、待泾村建立了结对共建合作关系。同时,推出了“乡村戏曲文化周”活动,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京剧、沪剧、锡

做好“文化惠民”这篇文章

陆引娟

月季开在寒冷的早晨,令人产生错觉,难道冬天快过去了?

冬天当然要认真走完它冗长的流程,但月季同样未辜负园丁。

北方的大街上,除了下雪,月季一年到头开着,深红、浅粉、明黄,热热闹闹。有院子的人家,也往往种上那么几簇,花开花落,季节就暗暗打发了。南方却很少种那么多月季,或许是可以选择的植物太多了吧。多见的倒是藤本,整株拗成拱门状,装点着中产阶层的趣味。

那年夏天,在花卉市场晃,看到一棵很茁壮的月季。卖花人说这株月季他养了几年,花大如碗,还说这其实不是月季,是玫瑰。我虽然辨不清月季的种类,但对月季与玫瑰的关系还是知道一些,也不去更正他,就请他挖出来,带了回去。

月季很快就开了花,果然不假,花比拳头还大,其香馥郁。

比起其他的花,月季还是较好弄弄,喜光,大肥大水,但易生黄斑病、白粉病,有了病叶,便迅速蔓延。我最多的时候,养了三十株月季,一旦染病,大有“风生白下千林暗,雾塞苍天百卉殚”之感。解决之道也简单,晴日喷药,一喷再喷。

做园林的老王来,一眼见到那株“本来是玫瑰”的月季,皱起了眉头。他讲,这种有刺的东西,不好放在门前,荆棘招小人。世间小人随处可见,无关花木,但月季也确几次挂到衣服,也就任他几铁锹下去,移到屋后,由亚热带而北温带矣。

这株月季从此花容黯淡,病恹恹。另外三十株,数年来,死伤泰半。余下的,一一掘起上盆,修叶剪枝,居然绽放不歇。

我的记忆中,曾几次为此花惊艳。在西北,喀什著名的香妃墓,庭院中遍植月季,虽不甚香,却平添了浪漫。上海的辰山植物园,月季一畦一畦,并有若干树状者,这种嫁接的月季,身材颇长,又具美艳,仿佛雌雄同体。

余少年时,常居外祖母处,三间青砖瓦房,庭院纤尘不染,窗下一丛月季,风姿绰约。我常有疑问,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月季?盖其不娇气、花色繁且花期长耶?

李笠翁名月季为“断续花”,释之曰:“花之断而能续,续而复能断者,只有此种。”但这四季开放的花,古来却不大为骚人墨客待见,咏月季的诗词,不只数量上大大少于梅、兰、菊、牡丹,成绩也远逊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。

比之文字,绘画将月季作为描摹对象的倒不少。有一年在朱家角古镇上闲晃,见到一个没了盖子的四系粥罐,上绘月季黄雀,颇为传神,并题道:“闰月更添一番新”。脑子不转一下,还想不明白意思,原来是画家在赞美月季开花不偷懒,园丁因为闰月,又多享受了花期。可谓妙语。后又见吴昌硕题月季图云:“今年逢闰月,开了十三回”,就咏月季而言,我觉得比唐宋诗人境界高出许多。

这个罐子如今就在我的案头,作水盂用。但那一株最大的月季,始终如黛玉般,没有起色。“花柳自无私”,问题在园丁身上。

却说月季与玫瑰的关系,那可真是一笔糊涂账,要植物学家才说得清。简言之,它们都是蔷薇科的,甚至都称 Rose,中国古代的月季,是个模糊的甚至有些杂乱的文化概念,并非严谨的植物学概念,或许不一定就是今天的月季。我们今天栽种的,称为现代月季,还是我们自己的古老月季西传欧洲之后所形成。船长、牧师、植物学家把这个东方的奇葩带回自己的国度。据考证,大约在上世纪,月季完成了与玫瑰的结合,成为今天月季花的祖先。

这是让我们颇感欣慰的一个故事。如此说来,我们很难与苏东坡、杨万里们见到同样的月季,文人也不必利用搜索引擎去查古人咏月季的诗词穿凿附会,而“无力蔷薇卧晓枝”之蔷薇,与月季的相似度则有百分之九十以上。

剧等国家级艺术名家与金山本土“民星”面对面对台献演。艺术名家直接联系指导基层团队的合作共建机制初步建立了,文化的乡村振兴也有了新载体。

留出“逗号”:文化大调研还在路上。基层文化团队专业指导的问题,只是大调研“问题清单”中的一个。解决好这个问题,只能说是画了一个逗号,面对百姓的文化期盼,我们仍然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,有不少短板需要补齐。比如,金山传统文化资源丰富,还未能得到很好弘扬和发掘;金山的文艺创作能力还不强等等。唯有解决好这一个个问题,排解好文化发展中的痛点、堵点和难点,“文化惠民”才能真正落到实处。

消失的物件,不灭的记忆。明起刊登一组《流光小物件》。

春之问卷 责编:吴南瑶 朱光